

世恋

——邹志安

爱情小说精选

决决尘世，芸芸众生。

是露出你果果的本相



534755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410237

荒恋

邹志安 著

L247.7/059



著 安志邹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01号)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4-03243-2 (C·83)

定价：0.60元

(陕)新登字 001 号 10000

荒 恋

邹志安 著



荒 恋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46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4-03547-5/I·821

定 价:9.60 元

鬼魅无形 读者有情

——邹志安《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序

陈忠实

早就想写一点有关志安的文字，从他离开当代文坛的时候就产生过这个念头，直到他周年已过，我依然未提起笔来。我后来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情感的脆弱，畏怯因而无力触动情感世界里的那一潭水。我推着未写，实际是一种逃避。这种逃避痛苦的情况已不是头一次发生，6年前，我的尊师挚友蒙万夫刚交50猝然谢世，那时志安还写过一篇心情沉痛而又激越的悼文，而我却是一周年后才写了一篇回忆与蒙交谊的文章。路遥逝去后，我除了在告别仪式上那篇极简短的悼词，后来也未再写什么文章，其实有许多往事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志安的死亡更加深了我的心理畏怯，以至那情感脆弱到不堪一击了。

我已经不再单纯把疾病看作是病魔，无论是蒙万夫先生的心肌梗塞，无论是路遥的肝硬化腹水，抑或是志安的肺癌，不单是病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专门谋杀天才的阴毒的鬼魅。鬼魅无形，残害天才和善良却绝不放手松口。然而我终于获得了掀动那一潭情感水波的勇气，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六本志安的以爱情为系列的探索性长篇小说，并要我作序。我欣然应诺，连自己适宜不适宜作这个序都不顾及了，这勇气显然不单是来自于个人情感，而

是来自于读者。读者在作家邹志安去世后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同情，《文学报》发起的募捐活动响应者二千余人，作家和文化团体惺惺惜惺惺且不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募捐者几乎包括了社会分工中的所有职业者，尤其是那些退休干部工人和中小学生。我曾经在接过《文学报》主编邴国义先生送交的捐助者名单时心里一沉：鬼魅无形，读者有情。

去年以来，邹志安有三部长篇小说遗稿在他谢世后陆续出版，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热情，书的销量可观。欣慰的同时我也惊讶不已，我清楚这三部长篇是进入九十年代的新作，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次重新出版的六部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均为八十年代后几年的作品，此前他曾写过二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篇小说，且不说文字数量究竟有几百万，单是9部长篇的数量起码在陕西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是遥遥领先于所有生者和死者的。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成果全部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十三、四年间完成的，是在他32—46岁这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创造出来的，我惊讶一个人竟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也钦佩他如此巨大的创造热情，智慧和天才且不论它。

在我看来，作家的全部创造理想和生存欲望，概莫能大于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作家从事创作劳动的全部意义或者悲剧都在这里。这里就触及到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缘由的理解，不过是作家艺术家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体验进行到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所形成的各个迥异的独特体验宣泄出来，凝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齣戏剧

一幅绘画一曲交响乐，以期与读者或观者听者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过是实现两颗心灵交流沟通的媒体。文学艺术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各种肤色各种语系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以至不惜生命而进行创造活动的全部缘由。这样，我才能更贴近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和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本体实质；这样，我也才能更贴近邹志安十数年间创造出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本质性内容。

又有谁能理解，进行着如此巨大劳动的志安，是嚼着酸菜喝着包谷糝子进行这样沉重的劳作的呢？

我和志安大约是先后一年为妻儿转办了城市户口，因为我在西安郊区办事较方便，户口虽进城了我依然住在乡下，图得个耳根清静。志安把妻小户籍转入城市随即举家由礼泉老家搬到西安。他搬来老母妻子儿女和侄儿的同时也搬来了酸菜缸。乡村人淹制酸菜的粗瓷大缸便堂而皇之搬进省作家协会的家属楼。这个时候初获经济改革实惠的城市居民悄然兴起了新“五大件”取代旧“五小件”的革命。然而作家邹志安此时还不能废置或淘汰酸菜缸。凭他不足百元的工资和低微的稿酬，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和接济残疾弟弟两口的生活，就只能继续乡村农民包谷糝子就酸菜的水平。鲁迅先生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志安吃的是西北人用萝卜缨子红苕叶子淹制的酸黄菜，挤着大量的奶。

即使这样，在他身患绝症的1992年春天，他依然应

《文学报》和《陕西日报》联合征文写下了那篇《不悔》的短文。那时候，中国文坛正七嘴八舌讨论“文人下海”的新兴话题，原因是商潮滚滚的现实使文人们感到了生存危机和某些心理上的不平衡不自在。那时候，陕西文坛与志安先后起步的作家哥们们，对他不幸被无形的鬼魅擒获而扼腕长叹，动心的叹惋里也包含着善良的抱怨，抱怨他写得太急太猛太不注意劳逸适度了。我也在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时这样抱怨过。当我读到短文《不悔》时便哑然，那种痴情于文学的专注和强悍的精神，使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更高境界里的独立理解，孑然绝不混同某些庸俗和市侩的患得患失斤斤争逐。这个《不悔》支撑着他原本并不雄健现在已经开始憔悴的身体，而那躯体里依然灌注着某种魔力，我看得出来还是文学这个魔鬼。他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渲泄出来展示出来，把他体验到的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美好和卑鄙、欢乐与痛苦，崇高与齷齪、鲜花与蛆击，展示给他热切关注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与他们交流和沟通。

在生与死的阴阳交界处，他沉静如铁地宣布：

不悔！

庸俗的我还能再抱怨他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便变幻着志安的种种眼神，有激烈辩论的生气逼人的灼灼之光，有慷慨陈述艺术主张时的睿智，有沉醉忘情于乡野逸闻笑话的顽皮，有搞点小动作捉弄某个可笑角色的诡谲，有倾心谈叙心事情曲儿的忧伤。然而留给我最难磨灭的却是两种眼神。大约是他写这几部

爱情系列长篇那几年间，记得某天早晨我从乡下蛰居处回到作协大院，在门房取信时见到志安，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像是传染了红眼病，我问他是否感染了，他摇头坦然地笑笑说没有。我便肯定他是夜里熬得太久了。我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常是夜里三点钟爬起来写东西，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干活，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次出外开会同住一室，天亮时我就睁眼看见他扶案疾书的背影。那时候他的爱情探索系列大约正写到欢处，一本又一本抛出来，熬红眼睛似乎已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难以忘却的第二种眼神一想起来就令我凄凉。在他垂危之际我去看他，把我们能想到的让他揪心的四件事一一明确告诉他，让他放心。他已处于半昏厥状态，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口腔已不能发出一丝声音，判断他清醒或昏迷的标志便是他的眼神。那眼神已经失去光泽而笼罩着一片昏暗，当着黑色的眼球基本可以固定在眼眶中央时，他是清醒的，我便抓住短暂的机会说出关于对他老母亲的生活安排，他便点一下头。当那黑色眼球翻转上去隐没起来时，我说的事就毫无反应，他又昏厥了。他已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微弱到连眼球都不能自控了。四件关于老人妻子儿女等生活工作安排的事间断了几次等待了好久好久才交待完毕，也包括我的几次哽咽说不出话而耽误了他清醒转来时的机会。

垂死者留下的凄凉是我的。

生的欲望直到垂死的最后一刻依然在那眼神中忽游闪现，并因其不可逃躲最后的破灭而更显得凄楚动人，那是

一种不息的强烈创造欲望破天时的依然顽强的信念；不悔！

文学这个魔鬼啊！

我不想再多回忆几十年来的相识和相交，可资回忆的往事太多了。七十年代初，我们几乎同时在陕西地方文学杂志上发表图释“阶级斗争”的小说处女作，我们共同欢呼中国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我们又是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作协专业作家的队列，我们无数次一起去参加种种文学集会且同居一室。我们友谊甚笃也免不了争执，我们互相信赖也发生过猜忌，然而终究都化解冰释了。在他逝后一年，他生前的一位好朋友赵润民找到我，说志安病危时他去看他，志安向他说了几句关于我的话。赵润民刚说了一句我便潸然泪下，并制止他再继续说下去。这样的话听一句就够我受用一辈子了，多听一句就觉得心灵承载不起。赵润民说他想看到我写志安的悼念文章。越是这样，我越发不敢触及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泓情感的潮水。我又想了，写了又能如何？不过是给活人看的，对于失去至亲也失去精神和生活依托的老人妻子儿女来说，现在最需要最难为的自然还是生计问题。为了不能忘怀的那两种眼光，我是想尽到一个同志同行朋友的心意去做一些事。

往事如烟，如潮，如泪，如血。这篇序文显然不是我倾泄那种交织着血雾泪潮的地方，依然潜存心底。但有一件事却忍不住要写。我的母亲陪女儿念书先我住进城市，母亲住不惯是可以理解的。她和郎志安母亲在同一条巷道里也不知怎么就认识了，彼此谁也不知道她们的儿子是交谊可以的朋友。她们是在视对方肯定来自乡下可以说话时自

然认识的，因为她们两位老人的穿戴包括说话的神气和走路的姿式都保存着乡村风姿，与那些城市老太太在一切方面都迥然各异，像动物可以嗅到同类的气味一样互相靠近而结伙成帮了。她们成了朋友并开始频繁的互访活动，她操着礼泉口语，我母亲则是蒲桥土著，些小的方言差异不能构成阻碍。有一次，我发现案上有一包包谷糝，母亲说是“志安妈拿来的，今年的新包谷糝。”我大为感动，一包包谷糝竟然令我动情。

志安去后，我多次去其家看那位老人，每一次都向她发出邀请，请他到我们家去和我母亲聊天拉闲话，用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说明我母亲因高血压腿脚不灵了，况且我的楼层低。这位老人一次也未登过我的家门。去年中秋节时我又发出邀请，不料老人家更出声说：“我想去哩我想去哩我咋不想去吗！我去看见你跟你妈在一搭，就想起我娃。我娃这阵儿在那达哩……”我听了几乎心肝碎裂，一句话也说不出。

作为志安的朋友，我虔诚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你们为志安终其一生而不悔的事业的血泪结晶提供了重新走向读者的机会，这些作品我已无意评说，让他们走向广阔的心理空间吧；作为志安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艺术体验的一次排炮般的展示，相信会沟通无以数计的男女的心灵。这样，我在面对他的眼神和那位老妈妈的眼睛时，自觉可以能够既不虚伪于艺术也不虚伪于人生。

1994. 3. 14 草于小寨

3. 15 改写于西安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情爱裂变的大观园。

爱虚荣、图轻松的少女小环，为了取得一个民办教师的稳定职业，不惜将自己保持了二十年的圣洁贞操交给了一个年近50岁的校长蹂躏、泄欲。然而换来的只有欺骗、屈辱和谎言。长得白嫩鲜活的杨蝴蝶，在遭受锅炉工小丁、水泥厂厂长、半痴大奈以及农村富户陈良好的百般奸淫、千种玩弄后，留下的只有一颗破碎的心和多病的身。秋莲16岁时被迫从贫困的南山举家逃到北山，为了生计，她先被强制性地嫁给了一个害有大骨节病的矮男人魏有风，这个畸形人给她留下两个女儿一个男儿后病故；后来她又被人介绍与家在平原、死了前妻的中年人陈大同同居。陈大同对秋莲的漂亮、丰满和床第之欢感到满足，但不喜欢她带来的儿子，还怕秋莲像一呆麻雀突然飞走，于是便采取粗暴地手段虐待、摧残蹂躏她。秋莲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趁机将毒药投进了陈大同的茶壶，致使陈大同与另一无辜老头儿饮毒身亡，秋莲也就走向了罪恶深渊……

短篇小说中。

(321)		静留丁氏
(171)		同奇耐小
(505)		蓉 王
(538)		得 琳
(513)		灵科陆文侯
(302)		儿道南陆春翻

目 录

短篇小说

憔悴难对满面羞	(1)
爱的乐章	(26)
绝 响	(39)
凶魂附体	(48)
苦情难诉	(66)
旷 达	(71)
月色皎洁	(85)
暮 春	(95)
大梦初醒	(101)
自 强	(123)

中篇小说

刀下留情.....	(135)
小镇奇闻.....	(171)
王 蓉.....	(207)
神 窃.....	(239)
处女的怀疑	(272)
睡着的南鱼儿.....	(305)

短篇小说

(1)	基面需枚歌朝謝
(35)	章求的受
(38)	中 盤
(41)	有閑與凶
(66)	有歌甜苦
(71)	衣 巾
(88)	苗神色民
(92)	春 暮
(101)	關味變大
(123)	遊 自

憔悴难对满面羞

小环是在午休的时间里被校长强行奸污了的。

校长大概看出她被一团愁苦所包围，就抚摸着她说：“这没有什么，这有什么呢！不就是一个贞操观念吗？什么叫贞操观念？对一个女子来说，不准任何别的男人动她而只准她自己的男人动她，这就叫贞操。为什么只准自己的男人动而不准别的男人动呢？因为怕自己的男人不高兴。自己的男人为什么不高兴呢？那是因为私有观念在作怪……”

校长教书根本就不行，教政治课把学生全都教睡着了。但在讲这个话时，却一套一套的振振有词。

高中毕业生小环，在学校里读书时没有接触过这种问题，她对校长的这番话缺乏判断力。她只隐约觉得校长有点强词夺理。如若他说的是真理，那么这个真理的实践者为什么要像做贼似的，又是关门又是紧张紧张，又显然随时准备着捂她的嘴巴呢？如若他确信自己的话，为什么他的上初中的女儿和一个同学早恋，他竟把那男孩子叫去关住门打了一顿呢？如若他是正确的，他为什么要在动手之

初，先诱惑她说“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公办代理？”继而又许诺“我保证叫你永远把这个教师当下去”，“有机会还要给你转正”呢？——使人觉得他的那个理论，像是土地爷哄着吃娃的馍，一点神气都没有了呢？

小环确实是面对着一团烟雾，脑子里早已混乱。她不能也不愿意再纠缠校长的这个貌似先进的理论。她只知道，她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她无法领略校长想要让她领略的那仙境般的快乐，她只觉得窒息、紧张、不堪重负，尔后便是无比深重的羞耻与屈辱感。

卑劣！是的，在那一瞬间，她的心思只能用卑劣这两个字眼来概括。她那时闪电般地想道：我要教书，我要争取永远留在小镇的初级中学；教书当然要比在地里参加劳动强一百倍……那时她完全可以不答应，可以逃走，可以反抗，可以呐喊，甚至可以用她二十岁的青春精锐的力量，把校长狠捶一顿。但她那时又想：假使这样，他马上就把我开除回去了，我就再也不能吃这碗轻松饭，就得重新在泥土里去打滚了……正是这个追求轻松、追求虚荣的卑劣的想法，使她解除了自卫，把她的贞操，给了这个年近五十的糟老头子。

洞见了自己内心的卑劣，并且知道正是这卑劣导致了自已精心护理二十年的圣洁的肉体的被蹂躏。这时的心，在惊颤与惶惑中，忽然像有一大勺烧溶了的蜡兜空浇下，一刹那间就被封闭禁锢了。觉得整个人，也变成了一个木木的蜡人。

血，那几丝殷红的血，那被无数人所看重、所珍视的血，顺着凉席的箴缝渗下去了，他认真擦拭但终究还有痕迹。假如它真是生命的光华精神的本源，那么它究竟应该以何种样的形式出现？是在欢快的生命意识中高扬的精神状态中，还是在畏怯的生存意念中和卑下的情感形态中？

正午的阳光炙人。校园那时在酣睡。校长的门窗大开着，他面对着门仰在躺椅上。她路过他的门口上厕所。回来时他说：“小环，你来一下。”

她就去了。

那时她发觉他有点异样。他先戴着眼镜过分亲切地看她，和她说了她想不想永远当教师的话。那时他赤着上身，上身满是发红的多毛的肉，穿着短裤，仍然那么仰躺着。在她慌愧地忽然瞥了他一眼时，发现那短裤古怪地乱动。他请她吃西瓜，把一牙瓜硬塞在她手中。她下不了口。那时她就觉得要发生什么事了，但她没有离开。果然，校长一边吃嘛吃嘛一边卸了眼镜看她。那带着下垂的泪囊、带着镜子的压痕、带着暑热的焦躁和古怪欲望的红色的眼睛，令她惊骇不已。但她那时就想的是：我要不要答应他？若不答应会怎么样？她就这样的思绪中流连。校长跳起来，扔了拖鞋，先关了门再关了窗子，然后就扔了眼镜扔了扇子抱住了她。那时她分明觉得他搂在她背后的那只手没有力量，伸到她胸前的那只手颤颤抖抖，喷到她脸上的气息带着汗腥还带着一个糟老头子的酸腐气，让她有一丝清醒的厌恶。那时她有力量推开他，有能力夺门而逃，可她为什么就没有动？那时她分明感觉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他，而

是一校之长，带有威压的力量。她就那么重视那个威压的力量吗？是的，她重视了，她就站着没有动。一瞬间也曾想到那可怕的结局，感到人格的屈辱；但又一瞬间她就被拥到了床上。那时一切思想虽被压没，但痛苦的感觉分明在，屈辱的感觉分明在。这些感觉并没有被压灭，只是因为他最初所说的那些话的制约，这感觉就烟云般飘忽，以至于倏然逝去——她实在并非是屈从了他而是屈从了她自己啊！

从前每天清晨那催人振奋的铃声，现在忽然变得令人惊骇，并且有了无形的束缚和压迫的力量。从前那清新的空气和琅琅的读书声使人无比愉悦安适，现在忽然显得那么遥远那么生涩。那夹着教本粉笔盒从教室里出来进去的老师，那下课后又喊又叫又跳又蹦的学生，忽然显得相当莫名其妙。在备课室里，有人说起他们班的学生某某和家长签订了合同，考到怎样的程度奖多少钱，几门不及格多长时间不给添新衣服，还有关于吃饭、订媳妇等细节的趣闻。又有一个教师拿起学生的一篇周记高喊“奇文共欣赏”，那周记用影视名逗乐子——老师来了《这里黎明静悄悄》；班主任《垂帘听政》；考试前《顾此失彼》；考试后《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化学课《精变》；数学课《 R_1 之谜》；英语课《天方夜谭》；生物课《血疑》；自习课《大闹天宫》；课堂提问《哑女》；宣布成绩《悲惨世界》；家长会后《今夜有暴风雪》……大家哈哈大笑。从前她也会跟着笑，笑声还可能更响亮。但现在，这一切都显得相当的无味与古怪。难道这就叫生活么？人为什么要哭要笑？为什么脱